



文 — Tiang Istasipal 余榮德 (東光基督長老教會關懷牧師)  
圖 — 編輯部

兵役中の家族への手紙 ブヌン語表記のきっかけ  
The Letters to My Family While Serving in the  
Army Are Seeds for Me to Write in Bunun

## 軍中の家書 埋下布農語書寫的種子

小學時期，我曾經見識過布農族的書寫文字，是採用變形的漢語注音符號，其中的ㄘ、ㄍ、ㄎ、ㄨ等字都以變形字體表示。那時，我已經可以讀出布農族語了，因為我學會了正體的漢語注音符號，但是我仍不清楚布農族真正文字的情況。

### 軍中經驗引發書寫族語動機

自1974年就讀士官學校期間，由於太思念家裡的父母親，想要和他們說話，礙於現實條件，只有藉著書寫家書才得與家中的父母親聯繫，而我的父母親看得懂這套變形的漢語族語書寫系統，也可以書寫。於是我寄了一封信到花蓮的家中，沒想到被軍中的長官攔檢。他們拿走了那封信，我就被調查了，他們對著我說：「你破壞中（國）文字，本來我們應該要把你關入禁閉室的。」我感到訝異，心想：為何就只有中文字體可以使用？難道我所說的話語不能夠使用改過的中文，將ㄍ、ㄎ、ㄎ、ㄘ等符號，書寫成布農族語嗎？那時除了害怕與羞愧，我氣憤難消地忖思，為何我自己的語言不能夠以能被族人理解的符號書寫出來？

1993年10月3日，我認為必須把族語和先人的歷史撰寫出來，才得以留在後輩的心中，於是在桃園地區開始找尋同樣想法的年輕人設立「旅北布農族事務推展中心」，同時撰寫《台灣布農族月刊》。我發現布農族語的母音只有ㄚ、一、ㄨ三種，其餘都是有聲或無聲的子音。正像英文裡的a、e、i、o、u五種母音，在加上幾個有聲或無聲的子音，就構成了龐大的語言系統，最後幾成世界通用的語言。我想布農族的語言若加於整理宣揚，也可以馳騁在世界中，這就需要全體布農族人的智慧與努力了。



余榮德（左）參加族語教材《文化篇》編輯會議。

1974年就讀士官學校期間，由於太思念家裡的父母親，想要和他們說話，礙於現實條件，只有藉著書寫家書才得與家中的父母親聯繫，而我的父母親看得懂這套變形的漢語族語書寫系統，也可以書寫。於是，我寄了一封信到花蓮的家，沒想到被軍中的長官攔檢。



### 學習布農族語的小提醒

我認為學習族語必須學會基本功夫，個人也始終用以下的方式訂定學習布農族語的功夫。

布農族發音的特徵，在於重音音節上的字母需要重讀且聲音短沉，丹群布農語雖然說話尾音常延長且揚起，然而不影響書寫系統的代表。重點是：凡重音都必須落在詞語的最後第二個音節上面。

音節的標示乃是以母音（a、i、u）為主，每出現1個母音字母，就算1個音節。長音（雙母音）如aa、ii、uu等，通常以2個音節計算。如lis-a-ang（心裡），sadu-u（看見）、mapa-it（剝皮）、ki-a-un（放棄不要）、tan-a-un（被聽到）、pa-iu（治療）等等。但在特殊情況下，雙母音仍將2個母音計為1個音節，如：mataiklas（聰明的）、masauqzang（肚子餓的）、madaupus（長的）。

字母與字母中間的「-」表示「分音節」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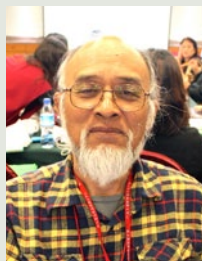
讀的時候要分開來讀。如果書寫沒有分音節，詞意表達將會出錯，如tana（刺椿，植物名詞）和tan-a（聽，動詞）。

為因應外來語的譯用，建議使用：O 發成「ㄨ」的音；E 發成「一ㄝ」的音，而實際上布農族語鮮少發此音。

在布農族語的書寫系統中，出現以2個羅馬字所拼湊而成一個的字母如ng，有違「1個字母，1個讀音」字母設定的原則，尚祈布農族人共同努力解決。解決方法如取消在完整句子的第一個字母必須大寫的規定，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把ng去掉不用，而改以大寫的N取而代之。

目前仍有許多族人用D取代T、用D取代Z、用N取代NG，或對鼻音不具敏感動者，如is-aang（心）書寫成is-aan；ukang（還沒有）寫成ukan。這也要提醒自己，除了必須精準使用原民會與教育部共同公告的書寫系統外，在拼音功夫上要精益求精，揣摩再三。

最後，我個人認為布農族拼音可歸納為「主拼音」與「次拼音」2個系統，主拼音為所有母音在子音後面的拼音節，如：pa、pi、pu等。次拼音則是所有母音在子音前面的拼音節，如ap、ip、up等；以上就是我這些年鑽研族語的一些心得。◆



**Tiang Istasipal**  
余榮德

布農族，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人。玉山神學院實踐神學博士候選人，玉山神學院道學碩士，陸軍官學校理學士。目前在東光基督長老教會任關懷牧師。長期參與原住民族語言建置與發展工作。